

世說新語

三

廿三年
百首置

新
平
船
覺

PDG

世說新語卷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註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使崔

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

魏王雅望非常

魏志曰崔瑗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然牀頭捉刀

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

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

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魏志曰玄為黃門侍

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將崩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間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

宜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卽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

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

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

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暢

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

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頰不持儀飾

亦復效岳遨

遊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

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八王故事曰岳與湛最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儻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目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

中故小惡

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儻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儻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

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

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儻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

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

石崇金谷

詩敘曰王翽字季胤琅邪人王氏譜曰翽夷甫弟也仕至脩武令

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

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

玠別傳曰

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

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洛陽

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

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

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

形貌既偉

雅懷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

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於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

有謠歌測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

亂戮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

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

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復遺詔也中典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壺不許溫燾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

故峻得作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

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

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
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
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
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
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

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
變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

事事似王公

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
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江左名士
傳曰永和

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
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
時人有稱

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

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爲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隲

賁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宜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

奴固自有鳳毛

大奴王劭也己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

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

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

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

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

名尙小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

敬和王洽已見

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

入尙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

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旣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

若神君

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

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便自有寢處山

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
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

退匿

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

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鮐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

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

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遼跡

一作白額

虎並皆暴

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

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

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卽處

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

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尙可且人

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晉陽秋曰處仕

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

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
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閒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輻
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
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
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矚之功顯
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力行有井深之潔
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滅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
衢必能結軌驥驟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
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
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卽辟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

超阿龍故自超

阿龍丞
相小字

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

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

得耳

欲一
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

義王

之臨河鼓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
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
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
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
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
斗三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
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
昶矜嚴有志局少爲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

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
慮事不濟仰藥而死

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

籬閒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

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寝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

既葬文帝

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

鳴

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濟沖爲尙書令箸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

爲隨四邊高似壚也

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

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

近邈若山河

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穎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曰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爲之

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

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

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

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妻遇女綏

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

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郵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

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

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改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

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

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亮兒婦既寡將改適

亮子會會

妻父彪並

已見上 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尙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

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搜神記曰初庾

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微曰文康初鎮武昌

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翻如飛鷄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

車後連微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

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

濼別傳曰濼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恢與濼至交

及卒悽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

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儻朗有理義遁甚重之

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

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人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

立不牙生輟弦於鍾子

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

山莫景之閒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辭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之以爲在者無足爲之鼓琴也推

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

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

殯一慟幾絕

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惜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戴及死之日貴賤爲誅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

桓氏爲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愆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

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温往反密計愔見卽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

支遁傳曰通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

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

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卽法師之

丘也高墳鬱爲荒楚丘隴化爲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爲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見綏已王深相痛悼語

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王

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

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日官平生

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瑛小字瑛字

瑛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爲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

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

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

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

子者則死敬者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一疾篤恆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疾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

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

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

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昔羊子道恆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

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虜

女子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

如期元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樓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藪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敍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噲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

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嘯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

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脩然曾不眴之籍乃嚶然長嘯韻響寥

音蘇門先生乃適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

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爲雄亭在須臾厥厥將復隆富貴俛仰間本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

趣大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其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

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人髮自覆好讀易鼓

一登復大笑時時出入魏氏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

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其圖

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

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而有妙康而不用然其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

乎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才在

康不能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禮而下師焉魏晉去就易

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遜康別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

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

者之口耳乃答壽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

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廡得賤命笑

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廡好學

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
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厥曰茂弘
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厥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中式景
則厥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
十四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

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灑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
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

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
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

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古之沈

冥何以過此

楊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
沈冥猶玄寂混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

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

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
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

百姓

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訐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條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

厚爲鄉閭所安

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尙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麟之

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蒞菜供賓沖救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野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自供給贈我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孀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爲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

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

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薦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

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

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

陽新人吳司空孟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

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

位而降志時人奇之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

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

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

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

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逸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逸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

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

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

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上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

晉續

陽秋曰宜少向隱遁家於豫章以清潔自立

郝超每聞欲高尙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郝爲傳約

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遣

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郝尙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尙書郝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數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

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

之乃以兵屬項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

改於是遂行

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娶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

于歡喜上書願保塞文頡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

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父單于大
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
母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譏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

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

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南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徵行過主見

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屬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

得幸立為婕妤好帝遊後庭常欲與同輦婕妤好辭之趙飛燕謂許皇后
及婕妤好婕妤好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

中求供奉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

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

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魏書曰武宣卞

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
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讎性約

儉不尚華麗
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

尚不可爲其況惡乎

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越妻穎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肆既沒文皇帝敬其文才召

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爲善善

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尙不可爲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

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劉

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

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

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

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宜王所誅婦云無憂

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

便回入內既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

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

容謂婉婉
工爾絲案

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

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
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
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
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
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
選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
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
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
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
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

知爾耳

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
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

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
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逸不定中道還取

軍將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忠所起辭甚酸愴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文多不錄

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

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

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秦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

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尙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

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

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尙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

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

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尙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

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

負吾邪

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

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晉將討司馬

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

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一且願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刀

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

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

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

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

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

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

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

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

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

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宏遠心存事外而與時儷仰嘗與阮籍嵇康

諸人箸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爲夫

耳人不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

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

武子爲妹求

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

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瑛之

太傅孫

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

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

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

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

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誅徙樂浪

後遇

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卽廣宣君也

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

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爲

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郭氏語充欲就省李

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尙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

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

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

充充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

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

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充母柳亦教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

定律令槐爲佐命之功我分李那得與我並充左右乃架屋永年里中

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充答詔以

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

別傳並言詔聽置左右夫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

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

還謬矣且郭槐彊很豈能就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

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耐葬遂定晉諸

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

誅所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爲趙王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

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

司空以其癡

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

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

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

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

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

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瑛女

亦有俊才女德

婦人集曰

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

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

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

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

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

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

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

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

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

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

則自裁

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

毀何爲逼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猪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媼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

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遂生伯仁兄

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

按周氏譜浚宗女此云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爲妾妾耳

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

未達

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達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

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一作鬚賣得數

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判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

皆無所乏達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

里許達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達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

美談侃迺返達及洛遂稱之於羊倬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

新淦湛氏女生侃湛度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

結勝己侃少爲尋陽吏郡陽孝廉范達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

曰豈欲所以薦對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達聞之歎息達去侃追送之達

同與倬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人

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倬亦簡之後倬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
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

燕約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餽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爲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

十婢拔白刃襲之

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

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

主慚而退

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

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趨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

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產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

郎東陽太守

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徒妻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

跌求進閨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

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有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

人云恐傷盛德

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

桓氏譜曰冲娶琅邪王恬之女字女宗

車騎

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

司空愔已見郝疊別傳曰疊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沉

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竟二州刺史

王家見二謝傾筐倒皮

二謝安萬

見汝輩來平平爾

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

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

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

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遇未封謂朗遇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遇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

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

答曰我若

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

夫人玄之妹

爲是塵務經心天

分有限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

郝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

曰生縱不

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

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

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

宋書曰惠字令明瑯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

問眼耳未覺

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

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

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

於闐

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

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

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

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殷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

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

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

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

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

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

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

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

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

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

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

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夫忘國之音哀

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

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

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

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

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

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用

失韻勗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

廟之郊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

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

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

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卽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於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

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

錢癖武子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

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

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

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

當爲陸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款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於暨陽

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

王隱晉書曰璞消災

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

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樹而針之須臾兒下羊替裏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
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
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脈處
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棋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

傳玄彈棋賦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

因其體作彈棋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棋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棋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文帝於

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箸葛巾

角低頭拂棋妙踰於帝

典論常自敍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

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長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不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棋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

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

大材扶持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洛陰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

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髮皓然

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

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

此楷法箸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

夫人許

孔氏志怪曰以寶劍付妻

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

還

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郢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

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

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

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

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

能騎射善圍碁諸羊後多

知書而射奔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

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宜宜見遠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爲范讀

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

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

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廚畫寄桓玄皆

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後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

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

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強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我乎負

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儻朗有識具正

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愷之歷畫

古賢皆爲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爲手談

博物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

碁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

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

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

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

仲堪眇目故也

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

之蔽日

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

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

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

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

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

爲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

能令公怒

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爲溫所昵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

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尙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

兒卽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

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

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卡便

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

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嶼下邳太守父循尙書郎

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

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

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頴考陳郡

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晉至太宰

曰明公方以孝治天

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

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

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

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爲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譏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

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

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

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

毛公注曰酒病曰醒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

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

飲而醉

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爲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

文士傳曰籍放誕有

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恆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

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爲校尉

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

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

舍以屋字爲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籍曰禮豈爲我輩設

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

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

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

吐血廢頓良久

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碁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

廢頓久之

阮仲容

咸也

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

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

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乘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

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

籍也

喪母裴令公

楷也

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

下席於地哭弔嘯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

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

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

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

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

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

設黍臠筋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尙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

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家傳曰頗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

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

之母也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閩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

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禮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

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

昌人有雅識國榷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買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

詣也

名士傳曰脩性簡任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

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

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

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

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椀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

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椀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晉中興書

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罈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讌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

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

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

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恆自使健

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實從多是桀黠勇士逃待之

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逃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恆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

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尙書紀瞻觀伎

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顛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之

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

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

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

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橋有僞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

卞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

至庾公許

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

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

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風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

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

日衛往溫許亦爾

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

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湘江

寄山陰魏家得免

中興書曰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

後事平冰欲報卒適

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

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

臨去都下人因附

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

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父辟濛爲掾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

晉陽秋曰向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

後於槃案間爲洛市肆工鳴鶴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

見伊已

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

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

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袞尙書謝

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尙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

劉悛共遊新亭濛欲招尙先以問悛曰計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悛

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尙初辭然

已無歸意及再請卽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

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

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

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

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

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

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

斛米求救於袁耽就在輟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脚但大喚卽脫其

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箸小帽旣戲袁形勢呼袒擲必慮

雉二人齊叫敵家

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路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

中興書曰承公

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盛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曰就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

尙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

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

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

中興書曰劉麟之一字遺民已見

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

劉旣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旣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

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頤頤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爲蕃伯之

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

雍州在內見有氍毹云阿乞那得此物

阿乞恢小字

令左

右送還家郗出見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

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

樛

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爲羞桓溫

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擲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汝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益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

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焜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

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

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

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
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
繼之時人謂之三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張
絕今云挽歌未詳

松養鶴鶴袁山松出遊好
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

車騎王洽別見

友進坐良久辭出

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
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

張麟

子滿小字也謹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
子曰書云四海遇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謹

宮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
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於

彪不相引挽人銜枚執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緇謳所以有謳歌者爲司馬
注曰引緇引人柩索也斥疎緩也苦用力也引緇謳所以有謳歌者爲司馬

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
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

引物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
禮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

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穠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

思招隱詩

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

陰岡丹苑曜陽林

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

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蒼已見

王子猷出都尙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

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

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

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爲諫也

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

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

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為素官

船泊

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

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

諱何預卿事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

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靈寶小

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宜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滅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違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

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

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嗙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

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王氏譜曰廡父

蓋衛將軍廡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廡居喪拔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廡反喪服廡大怒卽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廡廡敗不知所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

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

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

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

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

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

每適潭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潭潘冲清尙非聊倫也戎嘗詣劉共飲而劉起在坐不與焉起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籍曰劉

公榮也潘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安
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
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酣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枱
三人各自得也戎爲
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
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

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圓之夏天甚

清涼恆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
親舊以鷄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
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寶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
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人曠

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
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

不憚而退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
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
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久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

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尙在哀制
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
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還者以弟澄爲荊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

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

王太尉及時賢送

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
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

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恆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會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

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爲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

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

王悟其旨

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

每日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

西矣俄而引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

常日宣武每日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

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

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

嘗箸白綸巾肩輿徑至揚

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

晚令耳

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

馬來似是馬曹

中興書曰桓沖引微之爲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

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

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

又問馬比死

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

恬已見時爲吳郡太守

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

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

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

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

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

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

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

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

敢爾

愔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爲超敬愔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

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

有名園先不

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

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
不足齒人僮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
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

瑾已見

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

恪

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

爲孫峻所害

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

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

輔吳將軍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

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

之懿士

二陳壽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壽父矯宜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

同而坐

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

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爲

周阿黨爲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魏氏春秋

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

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

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

聞南人好作

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

汝爲臣上汝一栝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

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逸士傳曰許由爲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

冷水洗耳拭目曰向
聞貪言負吾之友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顛穎川荀寓溫顛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

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

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義陽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為衛尉卿祖秦揚州刺史父

空司此數子者或饔喫無宮商或佺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謂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

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

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顛穎川

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朗數年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沾而無善價充志自

違王貫彈冠為之慨然又怪諸賢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甚

六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

耳安眉須插牙齒或稱子君侯或雙額隆起每至傾側之間遊如市者
者辟易坐者踈或稱子君侯或雙額隆起每至傾側之間遊如市者
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莫年過會不筭自悔子代厭我旨於
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糞不壤汗黑歲不佩釵以當不輪以子代厭我旨於
形容我賤子乎樂兩者俱憂何必鄙子哉子欲爲人寶也則當如驀我視
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必鄙子哉子欲爲人寶也則當如驀我視
后稷巫咸伊陟保父王千載永見封殖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許由通
威卜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永見封殖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許由通
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事子欲爲進趣也則當如買生之求守試
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求守試
一莊漁父之自逸廓然雖欲志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期之
帶索漁父之自逸廓然雖欲志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期之
也今志上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之觀
子之志上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之觀
所喜不亦不過聞於義設以羽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
受性拘不亦不過聞於義設以羽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
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
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當
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悲哉俱寓人吾體而獨爲子頭且擬爾以
優游而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悲哉俱寓人吾體而獨爲子頭且擬爾以
其倫喻子儕偶此不數子者或寒啜無宮商或艇陋希言語或淹許南
陽鄒淇河鄭朗此不數子者或寒啜無宮商或艇陋希言語或淹許南
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諛或口如膠飴或頭如巾壺得珠豈若夫采可
觀意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甦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采可

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圖營營鑿池抱
甕難以求宮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窞之虎石間饑蟹寶中之
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

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

空稷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筋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
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

將軍爲
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竝有大

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

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騃騃定是山

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穎川人荀氏家傳曰

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
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

廷尉平
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

陸玩已見

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

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

殷洪已見

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

動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

名族

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

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洵

吳人

以冷爲洵

劉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語林曰眞

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睡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

邪

以戲周無能

答曰此盃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

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

謂顯好媒續故

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

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

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蔡邕曰瓜葛疏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糖特王公笑其言伯仁

曰不如捲角牴有盤辟之好

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郗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

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眞長

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

敍

其按神記

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

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心感起

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

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

是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
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爲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琛既已見

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

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

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

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

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

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曠思

也裕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尙彊未可決戰

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
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
殷豫章

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

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語林曰宜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

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

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

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

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

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

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

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遼復

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逸士傳曰巢父

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

玄之已見

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

狗寶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

人仕與至
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
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
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
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
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
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尙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

何在卽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

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孫放別傳曰放兄弟
並秀異與庾翼子園

客同爲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盛監君
諱也放卽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

陳鍾諸賢相
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范汪別傳曰汪字玄
平潁陽人左將軍略

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驂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
奴隅躍清池桓問奴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奴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

爛長筵

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且袁故嘲之

劉尙晉明帝

女

晉陽秋曰恢尙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

那放殷曰檣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

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卽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

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
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

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

郗曇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

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矜足以爲九鼎也
不知桓

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

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肯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

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

汝有佳兒

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憑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

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

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曰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

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恆相似時似耳

恆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

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

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王

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

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

文學不拜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

而蚤終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

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髮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憤為評也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

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

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

曰洮之汰之砂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

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

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氄氄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

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繼曰顯字長齊

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頭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恆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

無恆故以此激之

袁戴謝並已見

范啟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詔於道二何佞於佛

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讖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掛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

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游刃皆虛

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

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

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

王德謝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

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

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

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後爲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輻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

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駟顧苦求之乃得發

至破冢遭風大敗

周祇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

而出行人安穩布駟無恙

苻朗初過江

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性宏朗降謝玄悟

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是邪問

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

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晏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

殺雞以食之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

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王咨議大好事問

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

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

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敝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閱其君

屋之版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

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

松欲擬謝婚

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爲

晉陵公主訪塔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樹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

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

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

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

也

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

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尙不免撻而

況於卿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

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

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

曰成王有罪周公則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捷伯禽亦其義也

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暉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

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暉未詳思道王顧之小字也老子明道

顧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恆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

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

晉陽秋曰脩少爲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

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

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準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

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

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

史記曰樂毅中山人

賢而為燕昭王將軍

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

西子也

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

無所容入街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之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句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

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

曰元規塵汗人

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露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

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妙以故相害

導呼治令奕遜使啓鎮東徒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

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徒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

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

王丞相已見

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

晉諸

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服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燥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

奢麗謂人曰紗毅入常服士琅邪王澄嘗經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如

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如

乎吏曰向謂君侯問蔡子尼謂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

稱東曹亦被檢簡時有妍妙人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

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曰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
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違
旨乃答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
以左手攀車蘭之乃捉麀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奔馳劣不得先至
蔡司徒聞而笑之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
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轡車長柄麀尾王大愧
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
忿蔡前
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

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

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者
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
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漸服自裁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
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
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
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還其所如王虎狔

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瑣邪人祖正尙書郎父彬衛將軍
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彭之小字也彭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

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
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

長樂孫綽

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

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

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

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

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

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

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

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尙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

人曰吾等若不祖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

懷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

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

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荆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

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恆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觴反奴角中

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實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

柔也

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秦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

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玩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尙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備俛應命

春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彩以手歛叔虎云酷

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言江此言非是醜拙

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

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韭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爲我龍攄

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

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

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夫人劉謝深懷之

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

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郗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

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諄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願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

戒

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嗜啖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

伏滔長笛賦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

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於今王

右軍聞大嘆曰三祖壽

一作臺

樂器虺瓦

一作凡

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帖綸

布單衣挾左傳遂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中郎坦之帖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

度箸膩顏挾左傳遂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

禮記

曰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

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

得獨有

中郎
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

庾

裴啓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僞

逸支通傳曰通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

有玄黃而取其僞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儻纏薪柴者

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

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

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

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

語對之晉陽秋曰晉隆和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今時言語不應
實而有人於謝復作裘黃公酒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
不平乃云君復作裘黃公酒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
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獨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
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
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挫成美於
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惜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

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

聲

殷顛庾恆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尙長女僧要適殷少而率悟

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

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

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蘇恆仕至尙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鳴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

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

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

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爲將玄

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

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

頭

納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

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悛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

舊語秣陵有哀仲家

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脩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載於庭

論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曹瞞

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

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備貳自斯以前不聞讎讎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齋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

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

意而反

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苟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

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

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好利爲敦鑿曹參軍知敦

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

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

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孰眠於是

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按諸書皆云王允之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

晉陽秋曰是時

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爲遁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壺並不欲亮曰

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

舟遣參軍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欲奔竄則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亮庾欲奔竄則

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
爲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
士行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
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
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
粗存活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
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

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
嶠初取高

平李暉女中取琅邪王翊女後取盧江何遜女都不開取劉氏便爲
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爲
得
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王隱晉書曰建興二
年

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
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

即庾亮子會妻父彰已見上

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

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彰暝入宿恆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彰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

然而慚情義遂篤

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咸渡愍度果講義積年

名德沙門題目

曰支愍度才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蟬陽浮馨泗濱

後有僖

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

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

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俗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

治此計

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阿智王度之小字度之字

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恆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

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

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

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廢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暹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譖

與賭得卽燒之

暹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

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玄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

荆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

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

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

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恆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

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光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

苻健死浩爲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

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丞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

笑桓公曰同盤尙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僮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

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徒所周

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

戚雖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司大

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

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

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

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

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

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

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

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

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

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

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尙武凶恣時太

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卽

位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

使人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

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

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

娑無復生意

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宣令引爲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

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嗜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

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愾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書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

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

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

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

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

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下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

人謂爲資
育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

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爲台輔之望不重

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孀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

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達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

穰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恆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詔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

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草本

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

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與中

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

慎不可令大郎知

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
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
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
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
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
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中典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
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

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

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

昔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晉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遠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

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

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

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

麗兩婢持錦香囊實遣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

襪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

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給繡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

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

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

鳩不得過江爲其羽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卽燒而養

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恆冬天得韭蒔藿又牛形狀氣力不勝

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

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蒔藿

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

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

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街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

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
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

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

服幅耕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種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臠疏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促形欲

得如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
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

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與馬僮擬王者庖膳

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執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樹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之首秀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

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

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

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

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

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織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尙黃枝柯交錯高三四

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輪之王府細者

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爲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

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道濟於河南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濟於車前

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爲不長者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

地作塲編錢匝地竟塲時人號曰金溝

溝一作塲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

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

貢去卿差近

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瘡牖語人

原憲以瘡爲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

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興宣帝弟馯子太始元年封

王太尉與

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

俗以牛心爲貴故義之先噉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蹶之又不得曠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

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惟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

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

司州言氣少有悟逆於

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

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

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

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

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

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

恭時爲丹陽

尹大始拜荊州

靈鬼志謠微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雲曲曰黃雲英揚州大佛來士朋少時石民死王忱

爲荊州佛大

忱小字也 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於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

以帛帶繞手恭附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郭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

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

服除還都惟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

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

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

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勤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

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

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

尙書左 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

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

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

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譏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一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聞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

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

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宜悵然不對帝固問

之宜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
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
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
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

離

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拜而遂
爲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
又使陸爲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

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趨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邯鄲
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
怨雲與志讒構日及機於七里湖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
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
戎服箸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
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
皆盡有識尤之及機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八王故事
華亭吳

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
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
有此臨刑而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

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鄧粲晉紀曰琨爲并州牧糺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散軍失士無成功也

敬微按琨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

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

按王澄自

爲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

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

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尙

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

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

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滄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卽然之遂害淵顛初以滄爲臺郎淵旣上官素有高氣以滄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

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具敍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

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日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

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

紘遂至於此因爲流涕

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樽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

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

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

溫氏譜曰媿父擔娶清河

崔參女

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虞預晉書曰元帝卽位以溫燭爲散騎侍郎燭

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燭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

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

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尋陽

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東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

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卽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通詢之朝野僉

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

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

仕至州主簿

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

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

其感歎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
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
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叙乃豫撰數百語陳
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

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迹曾臥對親

僚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

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

征西謝奕

日莫雨

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

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

孟子

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類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

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

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

續晉陽秋曰桓冲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付

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爲荆州聞苻

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

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

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

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

吾其左枉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

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憇齋寶物遣相王寵幸

媒尼左右以罪狀玄

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

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尙主

敦尙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

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擊金澡盤盛水瑠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

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

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潛云誘毀國事被

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司空流涕曰臣父遭

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

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

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

死

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蝓蟻小者勞即彭蜺也似蟹

而小今彭蜺小於蟹而大於彭蝓即爾雅所謂蝓蟻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

也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摻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晉百官名曰任

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

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喪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爲

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

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

中郎據也

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悞

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

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驛騎

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

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

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尙煥鯨魚蝦鱧未可致尋當有

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厥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

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

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

止乃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

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

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

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魏路曰建安中袁紹

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

以頭伏姑鄴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

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妾擅室數歲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

袁尙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合

禮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賜

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姐有己賜

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

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

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蔡別傳曰蔡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驥將軍曹洪

女有色蔡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

傳暇往嗟蔡蔡不明而神傷暇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

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蔡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九

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數十餘人悉

追惜其 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

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何劭論蔡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苟榮滅於是力顯所言有

餘而證不足

賈公閔

充別傳曰充父遠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閔言後必有充閔之異

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

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

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

郭後終無子

晉諸公贊曰郭氏卽賈后母也爲性高明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

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

懷豈當縱其妒悍自弊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

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爲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

軍何定遡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廚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

妻以姨妹蒯氏室

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

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尙書父鈞南陽太守

秀大不

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帝獨

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

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

恆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

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

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緒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

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

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

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

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

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卽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

傳是
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
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恆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尙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

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

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

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

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小吏給使岳數蹴躡秀

而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

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

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西將軍孫秀爲腹心機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

賈禮相友善及禮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觀其
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誠岳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
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
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爲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

所歸

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
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墳溝壑餘波來及人

潘金谷集詩云投

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璉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
加害矣石崇素與璉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
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

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劉琨晉紀曰琨與兄璉俱知名
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爲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

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暹子也爲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
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鈺
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爲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
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

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虞使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

而無忌兄弟皆釋

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夔封議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

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

肆酷汝父假手世將

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虞別傳曰廣字世將祖寬父正廣高朗豪華王導庾亮遊於

石頭會廣至爾日迅風飛驟廣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

將爲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

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尙幼不欲使此

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文

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

王脩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

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

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中興

書曰褚褒爲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着之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旣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鼓

其事且王廣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惜脩齡兄弟豈容不知孫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尙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中典書曰義之與述志尙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爲會稽艱居郡

境王義之後爲郡申慰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爲恨喪除拜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尙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義之恥慨遂稱疾去郡

慕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

可陵出讓平平日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
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

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
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執視首曰卿何

故趣欲殺我邪

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
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

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
偏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

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桓氏譜曰桓沖後娶穎川庾茂女字姚晉安
帝紀曰脩少爲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

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
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世說新語卷六終